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名著译丛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中国人的特性

〔全译本〕

(美) 明恩溥 著

匡雁鹏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1182

C954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名著译丛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中国人的特性

【全译本】

(美) 明恩溥 著

匡雁鹏 译



•201014829•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编

中国人的特性: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美)明恩溥著;匡雁鹏译.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 8.

ISBN7-80145-037-X

I. 中… II. ①明…②匡… III. 民族精神—研究—中国
IV. C9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2880 号
据上海别发洋行 1890 年版和 1892 年伦敦版译

中 国 人 的 特 性

〔美〕明恩溥 著

匡雁鹏 译

责任编辑:徐 晓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100050 电话号码:63017788·225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 字数:333 千字

印数:10,001—15,000 册

定价:23.80 元

序 言

戴逸

中国被西方所认识并纪之以书，大抵应从《马可·波罗游记》算起；其后的利玛窦更以“西儒”之身份撰写了多种著作，力图在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之间寻找结合点。在这些著作的影响下，十八世纪的欧洲汉学界充满了对中国社会理想化的描述；与此同时，欧洲的一些启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和亚当·斯密亦开始用新的眼光审视华夏这个古老的文明。有的赞美这一古老文化，以为可成西方的借鉴；有的则鄙视中国，揭示其停滞不前的传统原因。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中国观”逐渐得以形成。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在席卷世界的近代化浪潮中被抛在了后面。于是，国门被坚船利炮轰开，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屈辱时代由此开始。

结束这样一段痛史，迄今已近半个世纪，今世的人们对于那一时代的认识，往往仅限于教科书和一些演义化的影视文艺，而缺少更生动更真实更细致的资料作为参考。事实上，随着当年舰炮而进入中国的，还有大批传教士、商人、旅行家、外交家等等。这些人在中国居留甚久，对中国文化和社会有着不同程度的了解，当然

也有着迥异于国人的视角。他们通过自己的多方观察和体验，分别写出过许多有关中国社会各个侧面的专著，对西方人认识中国产生过巨大作用。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著述一直湮埋于历史的烟尘之中；我们只能从鲁迅、潘光旦等老一辈学人的引用、赞叹和批评里，隐约遥想这些著作当年的影响。

现在，一批青年学人本着重新认识和借鉴西方“中国观”，借以追溯中西文化交流和文明冲突的历史，以便更清晰地了解中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这一目的，从库藏旧版中译出这套丛书，命之为“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这实在是一件深具意义的事。这些原著或成书于十九世纪末，真实地记录了上个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各层面的状况，并附有大量珍贵的旧照片；或撰写于二十世纪初中期，由近及远地透视出了西方人对中国社会认识轨迹的变化。总体来看，这些作者对中国还是较有感情的；在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方面也确有贡献。具体而言，有些早期作者在中国的居留岁月里，也提出过一些友好和善意的建议，比如主张戒除鸦片，反对缠足，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庚子赔款以及提倡改革教育制度等；另有一些著者则秉承学者的良知，比较真实地记录和分析了西方“中国观”的形成脉络和变化形态。

毋庸讳言，由于文化隔膜及未能深入准确地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书中难免存有一定的偏见和错觉。因此，某些仅凭粗浅的认识即信口开河妄作解人的观点，多少便带有自大张狂和民族歧视的痕迹。至于这样一些故意夸大他国族性弊端的微词非议，或者有目的地宣扬宗教思想的传教士腔调，只能昭显出作者的狭隘和时代的局限，对于今天的中华民族——一个雄据于东方，充满自尊、自信和自强的民族，已经丝毫无损，我们已有足够的度量来回顾已为陈迹的一切。

出版编辑这样一套译丛，有选择地引进介绍一批在西方社会影响巨大的有关中国观的经典著作，我以为还有另一层意义，那

就是有利于促进国内近代文化史、社会史及民俗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对于拓展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范围和深度也将起重要作用。再者，书中也存有许多善意的批评和中肯的建议，即使百年之后来回顾这些意见，仍具有一定的警醒价值。如果能积累有年，持续不断地编译下去，将是一项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出版工程。我希望这套译丛能够多出一些，出全一些，不企望一次性完成；同时在著作的选择方面下大功夫，争取能集萃最具经典性的作品。从中我们可以审视历史，温故而知新，最终达到提高我们民族素质的目的，正如鲁迅先生当年所警示的那样：“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主编前言

黄兴涛 杨念群

十多年前,当中国再度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时候,钟叔河先生主编了一套《走向世界丛书》,着意展示近代中国人最初步出国门后,对于外部世界的观察和思考。它以深沉的历史感,丰厚的文化内涵,给知识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和温馨的记忆。那无疑是一项功德无量的文化出版工程。至今,我们仍然期待着它能够有新的延续。

但是,中国融入世界是一个双向流动的过程。中国走向世界,同时也意味着世界走向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一过程中,外来的人们还表现得更为“主动”。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咱们开门走出去,正由于外面有人推门,敲门,撞门,甚至破门跳窗进来”。当中国人远度重洋,以惊奇的双眼观察世界的时候,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也飘洋过海,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他们用异域人的眼光打量着这块陌生的国土及其生活在这里的芸芸众生,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各种著述,留下了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中国人民性格等方面之形形色色的记录、观感、研究和评论。无论是从历史研究、民族交往、文化交流还是中华民族的自我

认识等多种角度来看,这些著述都不该是封存在库的资料,而是有待开发、内容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虽然,在那中国人倍受欺压的岁月,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著述往往带有程度不同的歧视意味和阴暗色调,但其中也不乏认真观察、深切体会、既具有洞察力又深怀同情心的明智之作。它们的作者或是在中国生活多年的传教士、外交官,或是为清政府所雇的官员、教习和科技人员,或是外国在华报刊及西方各大报派驻中国的记者,或是考察、游历中国的作家、学者、律师和商人,其角色种类之繁、观察范围之广、层次之多、内容之细致深入,总体说来均远非同时期观察西方的中国人及其有关著作可比。正是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观察者所写下的为数众多的著作,从而建立起了当时的西方世界里关于中国的形象。而这种形象,又构成今日西方人心中中国形象的历史底板,并反复不断地被现实冲洗出新的照片。

浏览西方人关于近代中国的各种著作,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些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于中国的观察记述,确有中国人习焉不察的独特之点,相当一部分基层社会的记录,多系亲见亲闻,显得别致细腻,足以成为可补中文记载之阙的正史资料,尤其是对方兴未艾的近代社会史研究,具有不容忽视的史料价值。

当然,西方的中国形象毕竟是西方人自己建构的。他们的眼睛里嵌着自身历史文化的瞳孔,因此对中国的反映有真实的一面,也难免有变形、歪曲的一面;有受其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左右,优先摄取或夸大反映的部分,也有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盲点”。甚至还会有意无意地借中国这壶“老酒”,去浇他们自己心中的“块垒”。在这种情况下,其所记所述、所议所论,也就只有文化传播的意义了。

认识一个民族及其文化是一件复杂而长期的事情。无论是认识者还是被认识的对象,都会受到历史的和现实因素的种种制约,

且自身也并非一成不变。连西方学者自己也感慨，在西方人眼里，中国及其文化就像一条“变色龙”一样，总在不断地变化着（见英国汉学家雷蒙·道森著《中国变色龙》）。19世纪中叶以后至20世纪前半，是西方中国观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此时西方的中国形象已不再像18世纪时那样美妙，令中国人揽镜自照之下，爽心悦目之感油然而生，而是观之不免既惭且愤，由此生奋发图强、赶超雪耻之念。如今，中国人的“汉唐气魄”正在逐渐恢复，坦承这种形象变化乃是西方认识中国逐渐深化的表现，或至少是其认识中国走向深化的必经过程，大概不会太显唐突。其实，我们怎样看待它并非至关重要，最重要的在于，它是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一种曾影响中西交往且至今仍影响着这一交往的历史文化因子。大凡健全自信的民族都是不会不正视它，不研究它的。

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好比是一面历史的镜子，照一照这面西洋镜，从中领略生活于中国本土意识之外的人们对自己的看法，了解我们在西方的形象变迁史，无疑将有助于反省和完善自身的民族性格，在现代化建设和国际交往中，增强自我意识，更好地进行自我定位。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借别人的眼光加深自知之明”的意思。

目前，国内学术界比较重视对西方汉学专门研究成果的译述。其中，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海外汉学丛书》，是较有影响的两种。它们向国人介绍了不少当代西方和日本一流的汉学研究著作，资为国内学者学术研究的借镜。而我们这套丛书，则主要选择19世纪中国国门被打开后，来华西人综合记述中国社会政治制度，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民族性格等具“宏观性”而又不那么古板学究气的各种著述。我们的选择标准是：它们曾经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对西方人的“中国观”产生过一定影响，作者眼光独具，经历丰富，观察细腻，议

论有味，总之生动可读。与此同时，丛书也包括了一些后来的西方学者对欧美“中国观”予以分析研究的总结性著述。但愿这套丛书对国人了解近代中国社会和西方人的中国观，能够有所助益。

此套丛书原题“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前四本曾由时事出版社出版。后因种种缘故，现改由光明日报出版社继续推出，特此说明，敬请读者谅解。

1998 年春

目 录

DH10/13216

序言 · 戴逸 / 1

主编前言 · 黄兴涛 杨念群 / 4

绪论 / 1

1. 面子 / 8

2. 节俭 / 12

3. 勤劳 / 20

4. 客气 / 28

5. 缺乏时间观念 / 34

6. 缺乏精确习惯 / 41

7. 好误解人意 / 50

8. 好兜圈子 / 56

9. 温顺而又固执 / 65

10. 思维紊乱 / 72

11. 麻木不仁 / 80

12. 蔑视外国人 / 87

13. 有私无公 / 95

14. 因循保守/102
15. 不求舒适与方便/111
16. 生命力顽强/127
17. 富有耐性与毅力/134
18. 知足常乐/144
19. 孝顺/152
20. 仁爱/166
21. 缺乏同情心/173
22. 舒争斗/194
23. 重责守法/204
24. 相互猜疑/218
25. 缺少信用/241
26. 多神论、泛神论与无神论/259
27. 中国的现实条件与当前需要/283

1890 年版被删除部分

1. 同一而又多神/299
2. 裙带关系/303
3. 社会裙带关系/307
4. 善于吸收/311
5. 舒吃/315
6. 好名利/319
7. 好轻信/323

- 8. 温和/328
- 9. 怕得罪人/332
- 10. 安于寄生/338
- 11. 忽视基础/345
- 12. 不会保存古迹/351
- 13. 重视中介人/357
- 14. 缺乏利他主义/365
- 译后记·匡雁鹏/428

绪 论

人们总是期望那些到过中国的知情者在阐述自己对中国人的印象时能做到一是一，二是二，言副其实。到目前为止，可以说许多知情者都在不同程度上阐述了真实情况，然而很少有人能做到只讲真情，不掺水分，当然就更不用说讲述出全部的真情了。事实上，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无论他的学识多么渊博，经验多么丰富。笔者自然也不例外。考虑到这一点，对于来自三方面的异议，本人将坦然面对。

首先，有人提出，任何人都不能阐述清楚中国人的特性，因此向他人转述也全是白费劲。凭着自己曾是伦敦《泰晤士报》1857—1858年的驻华通讯员，乔治·温格洛夫·库克（George Wingrove Cooke）先生得以亲赴中国，因而便与当时其他去过中国的观察者一样，获得了一个很好的了解中国人的机会。中国之行使他亲眼目睹了各个地区的中国人的生活状况，加深了自己对于他们的了解，不仅如此，他还荣幸地获得了一些经验丰富的前辈的提携、帮助，借助于这些前辈们的观察成果，他对中国人的了解又大大地深入了一步。虽然如此，他

也未能如愿以偿地阐述清楚中国人的特性。在刊行的文稿集的前言中，他特意为此作了一番解释：“我这些文稿中，没有一篇专门阐述中国人特性的文章，这是一个极大的缺陷，再也找不出比此更有吸引力的课题了。一旦深入其中，你便尽可以放心大胆地作出巧妙的假设、深刻的概括和自信的独断，试问还有哪一个课题能像它这样为你提供如此广阔的余地，使你尽情地纵横驰骋呢？任何一个不起眼的责难者都有可能鄙视我，因为我没有利用这一来之不易的机会，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有价值的结论来。实际上，我也阐述了中国人的好的特性，并作出了一些推论，但不幸的是，就在我提笔撰写的时候，身边的中国人又不断地在我面前表露出一些极其粗鲁的行为，完全打破了我脑中美丽的梦想。为了真实起见，我忍痛烧掉了一部分阐述他们优良特性的手稿。要补充说明的是，笔者常常为此而拜访一些最负盛名且为人正直坦率的汉学家们，与他们进行探讨，并且欣喜地发现，他们对我的‘从总体上看，以一个标准来概括中国人的特性根本不可能！’这一论题都是十分赞同的。事实上，也只有对中国有实际了解的汉学家才会看出这一点，一个大名鼎鼎但对这一课题一无所知的作家，可能会轻而易举地就写出一篇词藻华丽但正好与事实相谬的评论文章，这类文章所缺少同时又急需补充的，恰恰不是别的，正是事实。也许在将来某一天，我们可以获得有关中国人思想的突出矛盾及其在大众阶层中的影响程度的必要材料。不过在目前，只要能做到避免严格的定性，而只是从其最显著的特性着手来描述一个中国人，^① 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人开始走出国门，成为许多国际事

^① 原注：很奇怪，更遗憾的是，这一未开化的复合词“Chinaman”似乎已在我们的语言里扎下了根，而更合适的词“Chinese”却一直未被使用。凡是我们听说到的所有的在华的外国期刊上，都一律地称当地中国人为“Chinaman”，就连中国的一些撰稿者也一直这么使用。

务中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不过，在外国人眼中，中国人仍是一个无理性的、无法交流的民族。事实上，中国人仍得不到其他任何民族的理解。目前流行的看法还是将中国人看成是一群与西方人思想不一致的、完全不可理喻的怪物。但不管怎样，这些看法都没有什么明确的事实依据。现在，我们与中国的交往已有几百年了，为什么在认识中国人特性上，我们就不能像认识其他的复杂现象一样，将各方面的情况综合起来，从而得出正确的认识呢？

对本书另一方面的、也是更为严重的异议，是认为笔者没有足够的资格来写这本书。一个人在银矿里跌爬滚打了二十二年，并不足以说明他就适于拟定一篇关于冶钱或者有关金银二本位币制的学术专论，同样地，一个人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也并不能证明他就有资格来撰写一部关于中国人特性的专著。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状况千差万别，一个连她一半以上的省份都未到过而只在其两个省份呆过的人，当然就没有资格对她整个的情况进行概括、评论。我这些文稿，最初是为上海的一家刊物——《字林西报》^①撰写的，无意广泛传播。但是，一些论题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兴趣，因而文章发表后，不仅在中国和东方广为传布，很快销售一空，同时在不列颠、美国和加拿大也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多读者纷纷要求笔者把这些文章集印成书，这次重印正是应他们的要求面作的。^②

一些读者在阅读了书稿的初版后，也提出了一个异议，认为书中阐发的部分观点，尤其是那些关于中国人伦理道德方面的内容，是误导性的、不公正的。

^① 《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英国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报纸，以向西方介绍、评论中国的情况为主要宗旨，是近代关于中国的影响最大的英文报纸。1864年创刊，1951年停刊。

^② 原注：《中国人的特性》于1890年在上海出版后，在中国各地及远东广为发行，两年内销售一空。

然而，应该记住，人的印象不可能像统计表那样毫厘不差，相反，例如相片底版一样，千差万别。世上根本不会有两张完全相同的底版，任何一张底版都可真实地反映出其他一些底版所不能反映到的景象。由于底版、透镜各不一样，冲洗底版的显影剂也存在一些差别，当然洗出的相片也会各不相同，景象各异了。

许多人由于久居中国，对于中国人的了解自然会远远超出笔者。不过，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与笔者的看似相异，实则同出一辙。这些看法，我们当然不能轻视，但是，除此之外，也有一些人的论断同样也应受到尊重，如有人提出，在特定的部位增添一点明亮的色彩，便可使过于单调的画面更为逼真，这种看法就十分中肯。正是在诸如此类的提议的启示下，笔者对书稿进行了全面的修改。此次重印的紧迫，使得原稿三分之一的内容都被省去了，不过，最重要的一些章节依然保留了下来，而且，“知足常乐”一整章都是新加上的。

我们再也不能拒绝承认中国人所具有并表现出的一些美德了，否则是很危险的，不过，最危险的还是另一种做法，那便是滑向以前的认识水准，给予中国人过多的赞誉，远远超出其实际的程度，更是远远高于他们自己所要求获得的——事实上，此种做法，对于中国人来说，比胡乱地贬损更为有害。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想起了讽刺大师萨克雷(thackeray)，^①曾经有人质问他，为什么在他的小说里，好人总是十分愚笨，而坏人经常无比聪明。对此，大师只是说了这么一句话：“他白长了一个脑袋。”譬如摆出一幅橡胶树的木刻画，在其大概的轮廓中，观看者的任务是找出拿破仑低头抱臂站在圣·赫勒拿岛上的侧面像。通常的情况是长时间的凝视反而使他们找不出来，并感觉到不可能会有侧身像。但

^① 萨克雷，1811—1863，全名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对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以及伪善、势利眼等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嘲讽，代表作是《名利场》。